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五十四回 高尚志逃名不仕 道副師見貌知心

「今我這生，卻乃五世。只因我前三世才子志念未伸，這一世還與遂了前願也。只因我生出娘胎，未迷真性，自垂髫以至今日，忠孝廉節，時刻不忘。叨冒這一步，也曾立朝綱、忠國王，也曾居民上、為大吏。今日高尚林間，不愧身後，志願足矣。只是自繼書香之子，尚未有傳茗源之孫。家無餘產，徒有一經。師兄，你方才說有個後世根因，我老拙，但知前五世，卻不知後一世，乞明指教。倘有生前過惡，也便懺悔省改。副師道：「老鄉尊世世為人，未迷正覺。所以不迷者，善根清淨，真靈不昧。若是惡緣，便入昏愚，昨日今朝尚然忘記，況生前劫後，怎能洞曉？」舒鄉尊點首道：「正是不差。只是師兄說知我後世，我後世卻如何光景？」副師道：「天機不可預洩，小僧有一冊智慧寶卷，卻著著鄉尊後世，看來原是今世所作。此寶卷小僧知，只可鄉尊自知，他人不可與知見的。」鄉尊大喜，即求寶卷一看。副師乃說道：「鄉尊欲要卷看，當俯伏聖像前，自然得見。」鄉尊依言，便俯伏在佛前。忽然睡去，似夢非夢。只見殿旁一個侍香沙彌，手捧著一卷文冊，鄉尊求看，那沙彌即遞與展開，見前邊注載不說千劫，總是有生人，便有生生歷世，氣脈傳來，何嘗斷絕。鄉尊見了，歎道：「是呀，想我此身，不是開關來就有，沒理後空桑處生來。」只見前邊一世一世盡銷去了，後邊一世卻隨著今世，這今世卷中開載善功一件，便著在下邊後世應得何福。惡事一件，也著在下邊後世應得何報。鄉尊便查善功，卻也甚多。如一件忠國，應有蔭子榮後之福；孝親，應有延年享祿之福；廉節，應有家世清白之福；貴不矜驕，應有康泰之福；尊不凌裡，應有和平之福。注載甚多，不能悉記。生前無虧，身後克備。卻查他惡籍，僅有兩條，一條注著為清吏執法太刻，民命攸關；一條注著為特殺過害生靈，徒恣口腹；底下著著應得茗源未續，難證仙佛之宗。鄉尊看到此處，那沙彌即掩其卷，說道：「後皆是應得報的卷宗，鄉尊歲月尚長，善惡未現，莫要看也。」鄉尊還要求看，忽然驚覺，忙稽首聖像前，起來拜謝副師，說道：「智慧寶卷，承師指點度化，只是著的善功果是今世，也就應著了。那惡籍注道，我為清吏執法太刻，我卻也幾分不服。想我當時居官之日，最惡貪賂。不知這賄賂若貪了，都是小民膏血，有罪畏法，只得變產業、鬻子女。可憐你要代豪富，那些小民窮致死亡，所以我居官願為清吏。又想法度乃王之法，徇不得私，理不可縱，有罪當誅。故我嘗為執法，即有民命，此應坐的，怎麼說我是惡？」副師笑道：「清吏執法，不如濁吏寬刑。非是濁勝清，寬勝刻也。民惡宜死，尚可活生，苟得其易來阿堵，寬縱其命，也是天地好生之德。若是不愛他賂，定置他死，於法固不礙，只是於心太忍。冥間不樂人心之忍，故做了惡看。其實較那不清濁吏，民罪不至死的，苦刑酷罰，索賄善良，這惡更大。老尊長惡籍之下，所以還注得活，說道茗源未續，此猶可修德而續也。」鄉尊又道：「為特殺過害生靈，這卻怎說？」副師道：「為恣口腹，命庖殺牲，人為延我，傷生性命，此皆為特殺。特殺者，專為我而供也。世人只知食者甚美，哪知死者甚苦？若是寧忍一餐之素，免人待我一牲之殺，這件陰功，過於庖廚之遠。若是忍心，更求人殺以為食，便成惡孽。老尊長居官到今，此孽未必不無。但此干犯我僧道家宗教，故此卷載，難證仙佛之宗。」鄉尊道：「此亦可修而解得麼？」副師道：「老鄉尊既知既見，若要修解，當於我祖師前求解。」舒老聽了，隨向祖師稽首，拜求度脫。祖師不答，半晌乃睜眸，看著鄉尊道：「幸有餘年，寬心懺釋。」鄉尊聽了，深服教旨。後有說寬之一字，真為享福延年之道。因成五言八句，說道：

奉職為天吏，惟情法兩端。
徇情壞國法，執法又傷寬。
寧使一家哭，從教諸路歡。
盛朝有良吏，萬代做寬官。

這一首詩，豈是說居官的沒奈何遵守王章，剿除惡孽，到了個絲毫不假借？莫說親戚朋友犯了國法，逆這天理，他只認得國法，哪裡認得私情！便是弟男子姪，也說不得，他把那面皮一轉，典正五刑。雖然潔己秉公，較那徇私賣法的，忠奸不等。卻只是瞽叟殺人，臯陶執法，大舜為天子，也說不得棄國竊負而逃。這大孝就是寬德，為官的若不寬，只怕下情有說不出來的情節，被這一嚴苦惱，有D誤不知，犯了罪過。偶然遺失了上官事物，被這一嚴畏怕，送了殘生。為國催科，奸頑可恨，置之死地何惜？然就中寧無真情困乏，剝肉莫措的，妻子號饑哀寒不忍，又當比較遭刑，這也是一嚴之過。若有循良，寧甘殿較，認催科之拙，願撫育之勞。少緩五刑，一從德勸，上不損傷國課，下不坑陷民生。那敲梆子念菩薩，哪裡尋這現在活佛？只為這寬以居官，報應不獨子孫昌盛，偏就感動天地，早滂不生，民皆豐稔，個個念恩，糶谷完租，到底還是居上以寬之報。

卻說國度中一人，名叫做高尚志。這人年僅四十，人稱他為強仕郎。怎叫這個諱名？只為上古之人，風俗淳厚，以年少登仕為大不幸。但家居修德立業，到了四十歲，不肯出仕。徵聘目下，不得已方才出仕，這叫做強仕。那裡似今世，垂髫便想為官。不如意便外人笑、自己惱，風俗非古，殊為可歎。這尚志一日閒坐家中，忽然裡老來報，道：「地方長官親臨拜你。」尚志驚異道：「我小子德薄家微，豈敢長官枉顧？」正然懷疑，卻只見驕從引導登門。尚志忙出迎接，只見長官下馬，到得堂中。看那長官怎生模樣：

冠冕通南國，賢良儼上台。
手中捧令旨，特為薦賢來。

官長與高尚志相見，卻以賓主之禮款待。尚志謙遜說道：「小人係白衣賤士，安敢與長官抗禮？」官長道：「吾為敬賢而來，薦才而至。足下若就了聘，只恐尊貴加吾一等。」尚志只得以前賓主之禮相接，官長便出那手中令旨，薦他出仕。尚志哪裡肯接令旨？官長叫左右捧過冠冕來，尚志看也不看，往屋內叫一聲：「老婆，緊閉了中門。」他卻往後圍牆上爬過去，一直往東邊走了。這官長坐在堂中，久等不見主人出來，叫左右擊中堂後門，只聽得其妻答道：「尚志逾後圍牆走去了。」官長聽得歎道：「這個方稱得高士。我居此方為宰三年，例有舉薦。細訪此人賢能，特請令旨薦他，他卻逃避不肯出仕。我想，三年前到此任時，便有囑托我薦的，如今薦書，說趙家子有才能，錢家男有智略，盈案累牘，薦例不過一人，仰望的不知多少。我居清朝一個官長，若舉薦了一個賢良方正的，一則盡了我職份，不致誤國；一則造福了地方，不致害民。我若舉薦了一個虛名假譽的，不但誤國害民，抑且壞了我的功名心術。如今說不得寧違了例限，甘受降罰，決不輕易薦刻，失了賢人。」一面叫人訪尋尚志去向，一面密訪野有隱士高賢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尚志爬過圍牆，一直望東走來，也不曾帶得些路費，也不問個前途虛實，信著腳步走來，卻是一派荒沙海岸。舉目無一個人家，回頭又迷失來路，腹中饑餒。看看紅日沉西，乃席地而坐，自嗟自歎起來，說道：「我也精精忽略，不曾思想，只為立意辭薦，懶出為官，怕居官之賢勞，不如藏修之自逸；恐才疏折獄，致小民之遭冤；慮催科計拙，使公家有逋負；思小民之易雪，想上天之難欺。為此逃名到如今，做個有家難奔，無處安身。」正嗟歎，只見一個白頭老叟執杖而來，近前看著尚志道：「呀，漢子，你自何來？此時日暮，三十餘程並無人煙住所，尚然不趕路途，卻還坐在此地。」尚志聽得，忙問道：「老尊長，據你說來，你難道沒個住處？你如今到哪裡去？小子便隨著你借一宿，天早再找尋舊路回家。」老叟道：「我家不遠，卻也淺窄，沒間房屋安你。又家貧無一碗飯食你吃。可憐你一個寬宏大量的賢人，甘貧守份的善士，在這逆旅窮途，忍饑受餓，心甚不忍。也罷，也罷。你隨著我來，看你的造化，待我尋些飯食你吃。」說罷前走。尚志只得隨著老叟走了半里之路，只見那沙阜高處，一個小廟兒，高不過三尺，闊不過兩步。老叟往裡一鑽，忽然不見。尚志近前一看，卻是個正神畫像，形容與老叟一般。尚志看那小廟兒，乃是邊海人家設立的，乃付道：「空僻處所，既有個廟宇，附近定有個人家。」乃四望遠沙，哪裡有個人煙去處？天色已晚，只得向廟前拜了一拜，說道：「我高尚志感蒙指引，到此又顯示神靈，只得在廟前借地存宿一宵，仰祈默佑一二。」祝罷，臥於廟前。

話分兩頭，果然離廟前兩里，有一村鄉，名喚潑婦鄉，居中一個人家，男子諱名就叫做畏潑。這人娶了一妻一妾，妻性悍妒，妾貌妖嬈。這畏潑也只因多了這兩斛穀子，惹了這一場煩惱。卻說他家畜一怪犬，善變人形。一日，有個親戚名叫曲清，到他家來辭，往外方貿易。這曲清見他妾貌，遂動了個淫心。哪知世人心術關乎禍福，這人淫心一動，便見於言貌。那作怪的犬看見，待曲清辭去外方，他卻變了他的容貌，潛躲在房中，只待空閒，便要調戲其妾。卻不知畏潑之妻妒夫愛妾，暗買毒藥，置在飯食之內，送與妾食。這妾放在房中未食，怪犬不知其毒，偷出吃盡。這毒發作，犬變人形未改，遂斃於房。卻好鄰有一婦與其妾不睦，見了大叫起來。畏潑妻妾方在廚房，走近來看，只見卻是這曲清形容。鄰婦口聲只叫毒殺了姦夫。其妻明知毒飯食妾，料是誤殺其親，卻又恨親來姦夫妾。大家齊吵，妾只叫冤，頃刻夫回，見了痛恨其妾。只得求鄰婦莫言，在後園挖坑，把犬變的曲清埋了，遂把妾打罵一番，送回娘家。這妾含冤飲恨，何處申冤？鄰婦要彰妾丑，遂說於曲清父兄。其父信實，道：「原來其子辭往外方貿易是假，原來藏奸潑妾。」乃具詞裡老官長，尚未鞫審。

卻說這曲清離家出外，走了百里，到得海潮庵門前經過，只見往來善信出入，他也隨喜進到殿上。但見：

彩幡高掛，鐘鼓齊鳴，兩廊僧眾誦經文，幾個沙彌供灑掃。點燭燒香，滿堂善信；迎來送往，一派僧人。看那香煙縹緲通三界，但見寶燭光明照十方。

曲清不覺走入靜室之外，見副師三位比眾僧不同。許多冠裳善信，坐在室外講談，他也坐在旁邊。只見副師見了問道：「善信何處來的？看你行色匆匆，卻有一件隱情見於面貌，此情非善，卻是一種未改之惡。此惡一著，定有冤愆之禍。」曲清哪得知道，只是低頭細想。旁坐有一善信問道：「聖師，你看了這位面色，如何就知是未改之惡？」副師道：「人孰無惡？一舉意非理，即有鑒察之神鼓筆詳注，以定報應。若是改悔，即行銷除。這惡意銷除在心，容顏便征在外。那未改的容顏比那既改的形狀卻也不同，萬分古怪，他人不識，惟有僧知。」曲清乃問道：「師父，你僧如何知道？」副師道：「我等前以理知，後以神知。」卻是知，下回自曉。